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
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独角兽文库第一卷
黑眼圈的女人

于洪笙◎主编

中



Du Jiao Shou Wen Ku Di Yi Juan
Hei Yan Quan De Nu Ren

大众文艺出版社

張其成選註 中國古典詩詞選
大學學堂中國文學名著叢書

黑眼圈的女人

卡爾·克勞斯



The Man with the Black Circles under His Eye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David Reardon

浙江人民出版社

独角兽文库第一卷

DU JIAO SHOU WEN KU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黑眼圈的女人

于洪笙 主编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战栗的夜

夜，静悄悄地，外面不停地下着雨。

整个监房里寂静得像山谷一样，只有已经入睡了的犯人的鼾声不时地在室内响着。

吴济仁回到监房，一下子跌坐在房子的角落里，脸色非常难看，仿佛一只突然受惊吓的癞狗，蹲在阴暗处喘息着。

平静了一会儿，他踉跄地爬到自己的床位上，抱着肩膀，和衣倒下，使劲地捂住耳朵，不让一点声音打搅他的宁静。可是，那像波浪一般起伏的思潮，不断地缠绕着他，他好似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空间，心里感到十分迷茫和可怕。

“……全雅静控诉我？不，这决不可能。”他恨自己为什么现在像得了病一样，失去了理智，会出现这种幼稚的想法。

“……可是，审讯员为什么总是追问关于她的问题呢？他们真的已经都知道了吗？”他心里现在真是空荡荡地，像沉在无底深渊里一样。于是十年前的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在他眼前闪过……

十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寂静的雨夜里。吴济仁在他的办公室里，伏在橙黄色的座灯光下面，写着一篇要送到国外去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是用英文写的。他的助手全雅静坐在旁边熟练地给他誊写着。这是吴济仁的一个圈套，他暗暗地想，今天晚间是一个机会，不能再错过了。他一会离开座位，用他那双胶底皮鞋在地板上来回地趟着，一会又去看看墙壁上的基督画像。当他的目光一点点地从她那松软的短发

移到她丰润的秀丽的瓜子脸上时，吴济仁的心里热辣辣地忙乱起来：

“小全，听说你和大为快要订婚了，是吗？”吴济仁无话做话的问。

全雅静羞涩地扭过头去，没有答话。

吴济仁贪婪地看着她，蓄意已久的一种占有欲念，立刻涌上心头。他觉着自己的脸上有点发热，说话也有些吃力：

“小全，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将来我到美国去时，一定带着你，我可以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小儿科大夫。”

当全雅静无意地抬起绯红的脸，那两只长睫毛的大眼睛正好接触到吴济仁那一对鬼火似的眼睛时，她蓦地感到一阵恐惧，全雅静马上站起身来，离开椅子警惕地瞅着吴济仁说：

“教授，我要回去了！”她一面说着一面转身往外走，当她走到门口伸手拉门时，才发现门已经上了锁……

夜，战栗的夜。瓢泼大雨，洒在窗户上，像受苦的女人流不尽的眼泪在玻璃上纵横飞溅着……

一个刺眼的闪光划破天空，接着是一串震耳欲聋的雷声。风，摇折了窗前柳树上几条细嫩的枝叶……

转眼之间，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天，吴济仁和傅大为从教堂里做完礼拜回来，他们沿着河岸的林荫路并肩地走着。

“我很快就要到美国去了。米斯安大学已经来了通知，刘院长的意思是最迟也不会再拖三个月，大为，我们快要分别了。”吴济仁尽力装作无限感慨地说。

“听说最近教授要和刘院长的大小姐结婚，可惜我不能参

加您的婚礼了。这几天听说前边又吃紧了，一定要医院临时组成个医疗队，不去还不行，咳！这个荒乱的时代！”

吴济仁沉吟了一下，笑着说：

“放心吧！我相信美国朋友不会袖手旁观地看着轻易把沈阳让给共产党。”

“我倒不怕共产党进来，可是这些日子我感到很空虚……”

“得了，咱们别谈政治吧！认真的说，大为，我对结婚也和对政治一样，不太感兴趣，我梦寐以求的是早一些去美国，能够早一点取到博士学位。我们从事科学的人，只有到美国去，对我们的事业才会有帮助。在中国一辈子，哼！……”他不屑地摇了摇头，没说下去。住了会儿，又转了话题说：

“大为，我看你和小全的关系也该尽快地肯定下来。”

吴济仁说完话，偷看了傅大为一眼。他见傅大为难过地低下了头。便又试探了句：

“我最近看她好象有点苦闷。”

傅大为长长地叹了口气，诚恳地对吴济仁说：

“我真不了解，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变得这样快，她近来总是躲着我，见着面也不给我好颜色，前天傍晚，我发现她一个人躲在后院的大柳树下哭着，一看见我来了就要走，问她为什么哭也不说，这些日子我真苦闷透了。”

“是呵，孤儿院里长大的女孩子，性情都是孤僻的。”吴济仁淡漠地说。

“有时候我一想到她在世上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时，就越发怜悯她，可是她，她一点也不了解我！”

傅大为终于热泪夺眶而出。

“小全是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孩子，大为，你比她年龄大，处处要多体谅她一些，要多照顾她，安慰她，不要给她刺激，更不要挫伤她的自尊心。”

“是，教授的话我一定永远记在心里。”傅大为感激地不住点着头，他恨不能把所有的苦恼，都倾诉在吴教授的面前。

“大为，但是你也不要太感情用事了。女人嘛……”说到这里，吴济仁低着头，瞅着河里的水说：“就让她像那河里的落叶，随着流水去吧！”

傅大为莫名其妙地望着吴济仁皱了皱眉头。

就在吴济仁结婚那天上午，他正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试穿着新婚礼服，嘴里不住地哼着一支不成调的外国歌曲。忽然，他从镜子里看见全雅静走进屋来。她那副苍白的面孔深深的埋藏在蓬松的头发里，只露出两只大眼，射出两道仇恨的火光。她在门口停立了一会，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室内走来。吴济仁登时惶惑地闭住了嘴，木然地放下了手里一条鲜艳的领带，呆在那里。

从那天夜里以后，他就听说全雅静几乎失去常态，每天总是发痴发呆的，有时疯疯癫癫的哭泣，特别是她拒绝走他所摆设下的道路以后，他已预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他原来想她一定能够听从他的话，为他牺牲她自己，现在才知道，这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不是他可以任意玩弄的一只驯服的小猫。因而，逐渐地对她产生了说不出的厌烦。

“姓吴的，你高兴得未免还太早！”

全雅静的话在吴济仁听来是冷森森的。好久，吴济仁才

转过身来，假意地关切着说：

“小全，你不要激动，我和刘艳华结婚，这是出于无奈，这完全是为了能够上美国去留学，你要知道，我能否去美国，就在于刘院长的一句话，我不能不走点门路。唉！”

“你误会了，我并不管你这些，今天我来找你的目的是不能让你就这样轻易地逃脱罪责。”

吴济仁被她的话震动了。但他却佯装镇静，假惺惺地说：

“小全，我不久就要到美国去，希望你能在我临走之前这个短短的时间内，顾全我的名誉。呵，对了，也是顾全你自己的名誉，你好好想一想，一旦暴露出去，你还有脸见人吗？你把这药……”说着，吴济仁拿出来一包早已准备好的药递给全雅静。

这时的全雅静把嘴唇咬得发紫，紧紧地盯着吴济仁的两眼，把堕胎药狠狠地一下摔在吴济仁的脸上：

“你要我杀死一个无辜的小生命，是妄想，吴济仁，你还有一点人性吗？”

全雅静这时，好像有无数根鞭子抽打在她的心上。她自己尝尽了不可告人的苦楚，这件事如果真的传了出去，有谁能同情她呢？那时，她会到处受到歧视，她想到自己的身世，想到孤儿院里那些被遗弃的孤儿，她腹内的小生命在蠕动了。她几次想揭露站在她面前，只有她了解的这个披着人皮的禽兽，可是，一想到后果，又失掉了勇气，好像在她的周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着她。但，就这样忍耐下去吗？几个月以后……她矛盾的心绪，满腹痛苦，现在向谁去倾诉呵！想到这，她的泪像雨点般地落了下来。

“小全，”吴济仁轻轻地凑在她身旁，说：“要不……我看你就马上和傅大为结婚吧。我可以多帮你们一些忙，结了婚以后就……”

全雅静浑身发抖，指着吴济仁的脸大声说：

“住口！不准你提傅大为！我，我永远也对不起他了……都是你，你糟蹋了我，摧残了我们一生的幸福，今天你又想，想推卸责任……”说到这里，几个月来的耻辱和仇恨一齐涌上心头，“姓吴的，反正也到这步田地了，我也没脸活了，但是我要揭开你的皮，让所有的人来看看你吴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让大家认清你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牲！”

全雅静愤恨的声音像决堤的洪水倾泻出来，她向前走了几步，便疲惫地跌坐在沙发上，抽搐着哭起来。

吴济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两眼惶惑地搜索着窗外，他感到在他面前的是一颗危险的炸弹，如果她真的那样做……今天，杜爱勒夫人、贝乐和教授、刘院长都要来参加婚礼，那，他即将来到的幸福，一切美丽的幻想，都要在这爆炸声中毁灭，彻底地毁灭……

他回过头来，看见全雅静还背着脸坐在沙发上，哭泣着。突然，几天以前，在他脑海里闪过一个极端自私的可怕的念头，忽然又强烈地出现了。他凶恶地，残忍地向她那略微突起的腹部看了一眼，……好像这颗危险的炸弹就是埋藏在这里似的。一忽儿，在他眼前马上又隐现出了名誉、地位、留美、博士……闪着金光的诱人字样。这一瞬间的停顿，使他的心更加冷酷了，他悄悄地从抽屉里拿出来前几天挂油画时借来的一把锤子，凶狠地咬紧牙齿，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睛，

朝她一步步地走了过去。

.....

一声惨痛的喊叫声平息下去以后，全雅静从金丝绒沙发上滚下来……一个铁锤从吴济仁不住地颤抖着的双手中落在地板上。在他面前躺着的已经不再是威胁他的一颗炸弹，而是一具瘫软的尸体了……

至今吴济仁想到当时的情景，全身还不停地战栗着。他感到十分恐怖，把被子往上拽了拽，裹住了他肥胖的脑壳，蜷缩在里面。

礼服上的血迹

监房门“哗！”的一声打开了。

“吴济仁，提审！”

吴济仁一听到看守员叫自己的名字，惊惧地站了起来，他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出去。他想尽量拖长走路的时间，琢磨着怎样来对付第二次的审讯。经过一昼夜的考虑，他打算继续顽抗下去，决不坦白，因为他觉得共产党的本事再大，十年前的事情也不会搞清楚的，他暗暗鼓励着自己：一定要稳住，要沉着。

预审室里和上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他静静地坐在早已给他准备好的椅子上，两手放在膝盖上等候着审讯。

“吴济仁，你反省得怎样？”

“审讯员，我实在想不起来什么了，我的事就是昨天说的那些。”吴济仁拉着哭丧的调子说。

“吴济仁，再装糊涂对你自己就更不利了，你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你自己交待得好坏，这对今后对你的处理有很大关系。”

“是，这点我明白，我明白。”吴济仁连连点头说。

“好，那我问你，十年前，在你结婚的那天晚间你没有人洞房，到什么地方去啦？”

“这……”

“……”

“你结婚的那天下午，为什么把办公室的门不但锁上而且还用钉子钉上，不让别人进去？”

崔科长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吴济仁坐在那里，额角上憋出了一颗颗汗珠。他预先安排的计划破产了。

“张百顺！要你赶快回答我的问题。”崔科长突然厉声厉色喊了一句。

吴济仁觉到头脑嗡的一声，这个倒霉的名字象个幽灵似的跟了他十年，今天突然扑到他身上了。他像得了疟疾似的颤抖着，两手摊在膝盖上，像一只被打掉了牙齿的野兽，软软地蹲在那里，两只眼睛死盯着地板。

“我……我交待。十年前，我破坏了她和我的另一个助手傅大为的恋爱关系。在一天夜里，我乘机把她奸污了。没想到她怀了孕，她感到没有脸再见傅大为和其他的人了，所以在……在我结婚的那天上午，她到我办公室里当着我的面服了烈性毒药，自杀了。当时我没有办法处理她的尸体，又怕被人发觉，所以把门钉死了。夜里我到办公室把她的尸体解

剖了，装在柳条包里，在天亮之前寄走了。”

“你到车站去时，外面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吴济仁想了想说：

“哦，我是穿着傅大为放在办公室里的一件军用大衣。”

“以后呢？”

“以后我又摹仿着全雅静的笔体，写了一封假信放在傅大为的抽屉里，造成人们都认为她失踪的错觉。我……我错了，我强奸了她，而在她自杀时，我又见死不救，我应该受到惩罚……”

崔科长厌恶地皱着眉头，严厉地说：

“现在你的罪恶不但不能减轻，反而越发加重了。”

“怎么？我已经完全交待了。”吴济仁抬起了狡猾的眼睛，望着崔科长，装做一副十分为难的样子。

“这件东西是你的吧？”崔科长拿出来一件青礼服呢的礼服问他。

吴济仁伸长了脖子，张大了瞳孔看了看说：

“是，这是我的衣服。”

崔科长站了起来，用手指着那件礼服，说：

“这是在你家里依法搜查出来的杀人物证。十年前在你举行婚礼那天，你穿的就是这件礼服。没有想到吧，教授先生，您又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

呆了半天，吴济仁仰起脸说：

“这，我不明白是意思。”

崔科长轻蔑地瞅了他一眼，用激昂而又十分清楚的声音说：

“也正是在那一天，你亲手杀死了全雅静，现在这件礼服的右袖口上和前襟处还残留着肉眼所看不见的十年前杀人时所溅上的几点血迹。”

吴济仁的脸，已经失去了血色。

“那……那是我一次做试验时，没加小心把试验动物的血染上了。”

“不，这上面染的不是试验动物的血，而是人的血。”

“那么也许是我的手划破了染上的。”

“教授先生，您的血是 AB 型的，这上面的血是 O 型的。”

这时，吴济仁完全瘫痪在椅子上了，他用微弱得几乎使人听不清的声音说：

“是我杀死了她。”

崔科长和赵颖从预审室出来，走上了刑侦处三楼的平台。他俩不约而同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远处望去，太原街的霓虹广告塔，象一片灯海，铁西工厂区的电焊光，在夜空闪耀着。

“呵！沈阳，你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工业城市。”赵颖望着不觉低声称赞起来。

崔科长在她身后紧接着说道：

“十年前它可是个充满了黑暗和罪恶的城市啊！”

“可是十年后的今天，人民已经扫除了她身上的污秽和残渣。”

他们急忙转身一看，原来是陈飞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接上后一句话。他们打了招呼，相视笑了笑。

“我愿永远做一个这样的清道夫!”赵颖说。

“对,”崔科长马上赞同着说,“我们要把沈阳清扫得更纯洁更美丽。”

五月的夜风,徐徐地吹在人们的脸上,觉得非常舒适,此刻他们已经沉醉在美丽的夜晚了。

1958年12月写于沈阳

1959年6月改

真正的保险柜

屈树理

……真正的保险柜不是别的，是具有高度警惕性的人们

侦察科长张祖的桌子上摆着下列几件东西：一支金星自来水笔，一包“大前门”香烟，一块十七钻的自动手表。

张祖聚精会神地望着这些在许多人身上几乎每日每时都携带着、看来是异常平凡的东西，他不能立刻相信这就是手表，这就是香烟……因为这些东西的携带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而是一个偷越国境企图潜往外国的匪徒。

获得这些物品的时间，是8月7日下午5时。××边防哨的巡逻队，在执行白天最后一次巡逻任务时，行至一个极其险要的峡谷中，发现在已经冻硬了的白雪上，有一行新鲜的山鹿蹄的痕迹径直奔向祖国边界。但是边防战士的锐敏的眼睛早已识透了，这不是山鹿的蹄迹，因为山鹿所跨的步子

要比这足迹所显示的步子长得多。为了查看这只没有经过检查而逃往国外的“山鹿”，他们一面通知边防哨封锁国境线，一面以最快的速度，沿着足迹进行搜查。巡逻队逼近了离边防哨三公里远的一个山洞。根据迹象判断，这里可能就是“山鹿”藏身的地点。

巡逻队长决定进洞搜查。但战士们刚接近洞口，洞内就“砰”地打出一枪，一个年轻的战士负了伤。战士们只好开枪还击。一梭子弹飞进岩洞，一具尸体便在岩洞的深处倒了下来。战士们在搜查这具尸体时，发现这样几件东西。

边防部队的首长询问了有关这件事情的过程及有关问题之后，指示巡逻队把搜查出来的物品交给侦察科办理。

侦察科长张祖察看了越境者的尸体和衣服，听取了如何发现、找寻、抓捕、射击这一匪徒的情况，结果，没有发现半点使他感觉新奇的东西。他只好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被搜查出来的物品上了。

现在，张祖正仔细地检查着这些东西。他使用修理钟表的工具，轻轻卸开了手表的后盖，拆开了自来水笔的笔帽、笔杆、笔尖……然后又把这一切先后放在放大镜下察看，但是，这些东西都很正常，反复察看，也没查出任何可疑之点。

剩下的东西便是一包封得好好的“大前门”香烟了。他看着这盒香烟的商标，看着那黑黄色的烟丝，然后又把盒内所有的香烟取出来，一支一支很有秩序地摆在桌子上，看这二十支香烟的长度是否同一，烟头是否是由原厂割齐的，还有牌号，烟纸号码……观察的结果，也都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张祖并没有就此放过，他有这样一种职业的性格，就是，

当他检查某种需要严格检查的物品时，总是把这个物品的各个部分，哪怕是最细小最精微的零件也不放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有你自己仔细地检查了。才能相信人们所给予这个物品的名称，否则哪怕表面看来完全真实，也不能轻易相信它。”

他继续动手把一支支香烟的外层包纸用小刀割破，然后把烟丝全部放在一块玻璃板上。

当他拆割第七支香烟时，忽然发现这支烟的中段烟丝中，卷着一张光亮雪白的纸条。这纸条长有五厘米，宽有一厘米。这种纸在张祖侦察工作的经历中从来还没有见过。它的薄度是惊人的，假使人们把它叠成五层，压平，同一般打字机所用的油光纸相比较，几乎薄厚相同。

他又继续用小刀割破其他香烟，在最后六支中都发现了同样形状的纸条——连前一张在内，一共是七张。

在这些纸条上看不出任何东西。张祖以最大的注意力察看了每一张小纸条，他不得不相信；这些纸条上所写的东西，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他收拾了所有检查过的物品，然后带着这七张雪白的小纸条，走出了办公室，吩咐秘书：

“拿到化验室去，明天上午十二时把化验单连同纸条拿来。”

二

张祖来到了某军械实验站站长的办公室。